

顏濱先生道德經解卷二

下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上仁爲之而無以爲上義爲之而有以爲上禮爲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非有意于德而德自足其下

知德之貴勉強以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
無爲而有以爲之則猶有爲也唯無爲而無以爲者
可謂無爲矣其下非爲不成然猶有以爲之非徒作
而無術者也仁義皆不免于爲之矣其所以異者仁
以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仁
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
不足復言故也自德以降而至于禮聖人之所以齊
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于攘臂而強之強之
而又不應于是刑罰興而兵甲起則徒作而無術矣
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立而忠信之美發越于
外君臣父子之間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燦然而中無
餘矣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不能
以髮故曰亂之首也聖人玄覽萬物是非得失畢陳
于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見而孰爲前後世人視止
于目聽止于耳思止于心冥行于萬物之間役智以
求識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爲明而不知至愚之自始
也世之鄙夫樂其有得于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
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
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其致

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
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
以貞而貴高將恐蹙故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是以
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邪非乎故致數與
無與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爲物者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
而忘道天知其清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
已谷知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爲天
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致之言
極也天不得一未遽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

得一未遽歇也萬物不得一未遽滅也侯王不得一
未遽廢也然其極必至此耳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
一之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亦天
地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本也昔之稱孤寡不
穀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輪輻蓋軫衡軛轂轄會
而爲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爲車
所謂無之以爲用者也然則天地將以大爲天地邪
侯王將以貴爲侯王邪大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
所以爲天地侯王者而人莫或知之耳故一處貴而
非貴處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碌碌貴而不能賤石之

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

動之所自起也道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

而天下之至彊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世不

知靜之爲動弱之爲彊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

天下之物聞有母制子未聞以子制母者也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

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

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

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

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道非形不可見非聲不可聞不先知萬物之妄廓然

無蔽卓然有見未免于不信也故下士聞道以爲荒

唐謬悠而笑之中士聞道與之存亡出沒而疑之惟

了然見之者然後勤行服膺而不怠孔子曰語之而

不惰者其回也與斯所謂上士也哉建立也古之立

言者有是說而老子取之下之所陳者是也無所不

照而非察也若止不行而天下之速者莫之或先也

或夷或類所至則平而未嘗削也上德不德如谷之

虛也。大白若辱者，使白而不受污，此則不屑不潔之
士而非聖人也。廣德若不足者，廣大而不可復加，則
止于此而已。非廣也。建德若偷，因物之自然而無立
者，外若偷惰而實建也。質真若渝，體聖抱神隨物變
化而不失其真者，外若渝也。大方無隅，全其大方不
小立圭角也。大器晚成，器大不可近用也。大音希聲
非耳之所得聞也。大象無形，非目之所得見也。道之
所寓無所不見，凡此十二者皆道之見于事者也。而
道之大全則隱于無名，惟其所寓推其有餘以貸不
足物之賴之以成者如此。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
氣以爲和。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
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
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夫道非一非二，及其與物爲偶，道一而物不一，故以
一名道。然而道則非一也。一與一爲二，二與一爲三。
自是以往而萬物生物，雖有萬不同而莫不負陰抱
陽，沖氣以爲和者。蓋物生于三而三生于一理之自
然也。世之人不知萬物之所自生，莫不賤寡小而貴
重大，然王公之尊而自稱孤寡不穀，古之達者蓋已

世以柔弱為損強梁為益不知其非也故將使天下之教者皆以此教之曰不見強梁者之不得其死乎強梁安之極也人知強梁之不可死於死則知安之不可為知安之不可為而後可與語道矣故曰吾將以為教父

知之矣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人于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以堅御堅不折則碎以柔御堅柔亦不靡堅亦不病求之於物則水是也以有人有捍不相受以無人有無未嘗勞有未嘗覺求之于物則鬼神是也是以聖人唯能無為故能役使眾強出入羣有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先身而後名貴身而賤貨猶未為忘我也忘我者身且不有而況于名與貨乎然貴以身為天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親貨之不足多而後知貴身知貴身而後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不得者以亡為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則病又有甚于亡者惟齊有無均得喪而後無病也愛甚則凡可以求之者無所不為能無費乎藏之多則攻之者必眾能無亡乎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天下以不缺為成故成必有敝以不虛為盈故盈必有窮聖人憂于大成而不卹其缺期于大盈而不惡

其冲是以成而不敝盈而不窮也直而不屈其直必折循理而行雖曲而直巧而不拙其巧必勞付物自然雖拙而巧辯而不訥其辯必窮因理而言雖訥而辯成而不缺盈而不冲直而不屈巧而不拙辯而不訥譬如躁之不能靜靜之不能躁耳夫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皆滯于一偏而非其正也唯泊然清淨不染于一非成非缺非盈非冲非直非屈非巧非拙非辯非訥而後無所不勝可以為天下正矣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天下各安其分則不爭而自治故卻走馬而糞田以其可欲者示人固有罪矣而不足其足者其禍又甚所欲必得者其咎最大匹夫有一于身慮必及之侯王而為是則戎馬之所自起也唯知足者所寓而足故無不足也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性之為體充遍宇宙無遠近古今之異古之聖人其

所以不出戶牖而無所不知者特其性全故耳世之人爲物所蔽性分于耳目內爲身心之所紛亂外爲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視聞不出聽戶牖之微能蔽而絕之不知聖人復性而足乃欲出而求之是以彌遠而彌少也性之所及非持能知能名而已蓋可以因物之自然不勞而成之矣

爲學日為學可益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于無爲無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

下

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學者之未免爲累也

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

也苟一日知道顧視萬物無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

是謂之損孔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

與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去妄以求復性可

謂損矣而去妄之心猶存及其兼忘此心純性而無

餘然後無所不爲而不失于無爲矣人皆有欲取天

下之心故造事而求之心見于外而物惡之故終不

可得聖人無爲故無事其心見于外而物安之雖不

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

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虛空無形因萬物之形以爲形在方爲方在圓爲圓如使空自有形則何以形萬物哉是以聖人無心因百姓之心以爲心無善不善皆善之無信不信皆信之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嘗渝也可謂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者未嘗變也可謂德信矣不然善善而棄不善信信而棄不信豈所謂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哉天下善惡信僞方各自是以

相非相賊不知所定聖人憂之故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無善惡無信僞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觀聖人之予奪而吾一以嬰兒遇之于善無所喜于惡無所嫉夫是以善者不吝惡者不愠釋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性無生死出則爲生入則爲死用物取精以自滋養

者生之徒也聲色臭味以自戕賊者死之徒也二者
既分生死之道矣吾又知作而不知休知言而不知
默知思而不知忘以起于盡則所謂動而之死地者
也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
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矣不生不死則易
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
得之以寄無思無爲之妙也有生則有死故生之徒
卽死之徒也人之所賴于生者厚則死之道常十九
聖人常在不生不死中生地且無焉有死地哉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
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
之長之育之亭之壽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
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道者萬物之母故生萬物者道也及其運而爲德牧
養羣衆而不辭故畜萬物者德也然而道德則不能
自形因物而後形見物則不能自成遠近相取剛柔
相交積而爲勢而後興亡治亂之變成矣形雖由物
成雖由勢而非道不生非德不畜是以尊道而貴德
尊如父兄貴如侯王道無位而聽有名故也恃爵而
後尊貴者非實尊貴也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道方無名則物之所資始也及其有名則物之所資生也故謂之始又謂之母其子則萬物也聖人體道以周物譬如以母知其子了然無不察也雖其智能周之然而未嘗以物忘道故終守其母也天下皆具此道然常患忘道而徇物目悅于色耳悅于聲用其悅之之心而以其事

濟之是以終身而陷溺不能救夫聖人之所以終身不勤者唯塞而閉之未嘗出而徇之也悅之爲害始小而浸大知小之將大而閉之可謂明矣趨其所悅而不顧自以爲強而非強也唯見悅而知畏之者可謂強矣世人開其所悅以身徇物往而不反聖人塞而閉之非絕物也以神應物用其光而已身不與也夫耳之能聽目之能見鼻之能臭口之能嘗身之能觸心之能思皆所謂光也蓋光與物接物有去而明無損是以應萬變而不窮殃不及于其身故其常性湛然相襲而不絕矣

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惟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資貨有餘是謂盜夸非道哉

體道者無知無行無所施設而物自化今介然有知而行于大道則有施設建立非其自然有足畏者矣大道夷易無有險阻世之不知者以爲迂遠而好徑以求捷故凡舍其自然而有所施設者皆欲速者也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豈復飾末

廢本以施設爲事夸以誨盜哉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脩之于身其德乃真脩之于家其德乃餘脩之于鄉其德乃長脩之于邦其德乃豐脩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吾可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世豈有建而不拔抱而不脫者乎唯聖人知性之真審物之妄捐物而脩身其德充積實無所立而其建有不可拔者實無所執而其抱有不可脫者故至其子孫猶以祭祀不輟也身旣脩推其餘以及外雖至于治天下可也天地外者世俗所不見矣然其理可推而知也脩身之至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

以國觀國皆吾之所及知也然安知聖人以天下觀天下亦若吾之以身觀身乎豈身可以身觀而天下獨不可以天下觀乎故曰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言亦以身知之耳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嗷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老子之言道德每以嬰兒况之者皆言其體而已未及其用也夫嬰兒泊然無欲其體則至矣然而物來而不知應故未可以言用也道無形體物莫得而見也況可得而傷之乎人之所以至于有形者由其有心也故有心而後有形有形而後有敵敵立而傷之者至矣無心之人物無與敵者而曷由傷之夫赤子所以至此者唯無心也無執而自握無欲而自作是以知其精有餘而非心也心動則氣傷氣傷則號而啞終日號而不啞是以知其心不動而氣和也和者不以外傷內也復命曰常遇物而知反其本者也知和曰常得本以應萬物者也其實一道也故皆謂之常生不可益而欲益之則非其正矣祥妖也氣惡妄作而又

以心使之則強梁甚矣益生使氣不能聽其自然日
入于剛強而老從之則失其赤子之性矣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

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

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

下貴

道非言說亦不離言說然能知者未必言能言者未

必知唯塞兌閉門以杜其外挫銳解紛和光同塵以

治其內者默然不同而與道同也可得而親則亦可

得而疎可得而利則亦可得而害可得而貴則亦可

得而賤體道者均覆萬物而孰爲親疎等觀逆順而

孰爲利害不知榮辱而孰爲貴賤情計之所不及此

所以爲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

然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

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

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

而民自樸

古之聖人柔遠能邇無意于用兵唯不得已然後有

征伐之事故以治國爲正以用兵爲奇雖然此亦未

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
之唯體道者廓然無事雖不取天下而天下歸之矣
人主多忌諱下情不上達則民貧而無告利器權謀
也明君在上常使民無知無欲民多權謀則其上眩
而昏矣人不務本業而趨末技則非常無益之物作
矣患人之詐偽而多為法令以勝之民無所措手足
則日入于盜賊矣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邪正復為奇善復為祇
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刺
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辟言如晝夜寒暑
之相代正之為奇善
之為妖

天地之大世俗之見有所眩而不知也蓋福倚于禍
禍伏于福譬如老穉生死之相繼未始有止而迷者
不知也夫惟聖人出于萬物之表而攬其終始得其
大全而遺其小察視之悶悶若無所明而其民醇醇
各全其性矣若夫世人不知道之全體以耳目之所
知為至彼方且自以為福而不知禍之伏于後方且
自以為善而不知妖之起于中區區以察為明至于
察甚傷物而不悟其非也可不哀哉知小察之不能
盡物是以雖能方能廉能直能光而不用其能恐其

老子道德經解 卷二 七

陷于一偏而不反也此則世俗所謂悶悶也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
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
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柢長生久視之
道

凡物方則割廉則劓直則肆光則耀唯聖人方而不
割廉而不劓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此所謂嗇也夫嗇
者有而不用者也世患無以服人苟誠有而能嗇雖
未嘗與物較而物知其非不能也則其服之早矣物
既已服斂藏其用至于歿身而終不試則德重積矣

德積既厚雖天下之剛強無不能克則物莫測其量
矣如此而後可以有國彼世之小人有尺寸之柄而
輕用之一試不服天下測知其深淺而爭犯之雖欲
保其國家不可得也吾是以知嗇之可以有國可以
有國則有國之母也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
天也以嗇治人則可以有國者是也以嗇事天則深
根固蒂者是也古之聖人保其性命之常不以外耗
內則根深而不可拔蒂固而不可脫雖以長生久視
可也蓋治人事天雖有內外之異而莫若嗇則一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

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夫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烹小鮮者不可撓治大國者不可煩煩則人勞撓則魚爛聖人無爲使人各安其自然外無所煩內無所畏則物莫能侵雖鬼無所用其神矣非其鬼之不神亦有神而不傷人耳非神之不傷人聖人未嘗傷人故其鬼無能爲耳人鬼所以不相傷者由上有聖人也故德交歸之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而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爲下

天下之歸大國猶衆水之趨下流也衆動之赴靜猶衆高之赴下也大國能下則小國附之小國能下則大國納之

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

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邪故爲天下貴

凡物之見于外者皆其門堂也道之在物譬如其奧

物皆有之而人莫之見耳夫唯賢者得而有之故曰
善人之寶愚者雖不能有然而非道則不能安也故
曰不善人之所保蓋道不遠人而人則遠之今誠有
人美言之則可以爲市于世尊行之則可以加于人
矣朝爲不義而夕聞大道妄盡而性復雖欲指其不
善不可得也而又安可棄之哉立天子置三公將以
道救人耳雖有拱璧之貴駟馬之良而進之不如進
此道之多也道本在我人患不求求則得之矣道無
功罪人患不知知則凡罪不能汗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于其
易爲大于其細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
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
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聖人爲無爲故無所不爲事無事故無所不事味無
味故無所不味其于大小多少一以道遇之而已蓋
人情之所不忘者怨也然及其愛惡之情忘則雖報
怨猶報德也世人莫不畏大而侮小難多而易少至
於難而後圖大而後爲則事常不濟矣聖人齊大小
一多少無所不畏無所不難而安有不濟者哉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爲之于未

有治之于未亂合抱之木生於豪末毫末九成之臺起於累層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方其未有持而謀之足矣及其將然非泮而散之不去也然猶愈于旣成也故爲之于未有者上也治之於未亂者次也木也臺也行也積小成大治亂禍福之來皆如彼三者積小成大聖人待之以無爲守之以無執故能使福自生使禍自亡譬如種苗深耕而厚耘之及秋自穰譬如被盜危坐而熟視之盜將自卻世人不知物之自然以爲非爲不成非執不留故常與禍爭勝與福生贅是以禍至于不救福至于不成蓋其理然也聖人知有爲之害不以人助天始終皆因其自然故無不成者世人心存于得喪方事之微猶有不知而聽其自然者及見其幾成而重失之則未有不以爲敗之者矣故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人皆徇其所欲以傷物信其所學以害理聖人非無欲也欲而不欲故雖欲而不傷于物非無學也學而不學故雖學而不害于理然後內外空明廓然無爲可以輔萬

物之自然而待其自成矣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

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

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

乃至於大順

古之所謂智者知道之太全而覽於物之終始故足

貴也凡民不足以知此而溺于小智以察為明則智

之害多矣故聖人以道治民非以明之將以愚之耳

蓋使之無知無欲而聽上之所為則雖有過亦小矣

苟以智御人人亦以智應之則上下相交賊耳吾之

所貴者德也物之所貴者智也德與智固相反然智

之所順者小而德之所順者大也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是以聖人欲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

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人不能害是以天下樂推而

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也蓋下之後之其道不得

不上且先耳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

其細也夫我有三寶寶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

敢爲天下先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其慈且勇舍其儉且廣舍其後且先死矣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夫道擴然無形頽然無名充遍萬物而與物無一相似此其所以爲大也若似于物則亦一物耳而何足大哉道以不似物爲大故其運而爲德則亦悶然以鈍爲利以退爲進不合于世俗今夫世俗貴勇敢尚廣大夸進銳而吾之所實則慈忍儉約廉退此三者皆世之所謂不肖者也世以勇決爲賢而以慈忍爲不及事不知勇決之易挫而慈忍之不可勝其終必

至于勇也世以廣大蓋物而以儉約爲陋不知廣大之易窮而儉約之易足其終必至于廣也世以進銳爲能而以不敢先爲恥不知進銳之多惡于人而不敢先之樂推于世其終卒爲器長也蓋樸散而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自樸成器始有屬有長矣勇廣先三者人之所共疾也爲衆所疾故常近于死以慈衛物物之愛之如父母雖爲之效死而不辭故可以戰可以守天之將救是人也則開其心志使之無所不慈無所不慈則物皆爲之衛矣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

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士當以武爲本行之以怯若以武行武則死矣聖人不得已而後戰若出于怒是以我故殺人也以我故殺人天必殃之以吾不爭故能勝彼之爭若皆出于爭則未必勝矣人皆有相上之心故莫能相爲用誠能下之則天下皆吾用也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主造事者也客應敵者也進者有意於爭者也退者無意於爭者也苟無意於爭則雖在軍旅如無臂可攘無敵可因無兵可執而安有用兵之咎邪聖人以慈爲寶輕敵則輕戰輕戰則輕殺人喪其所以爲慈矣兩敵相加而吾出於不得已則有哀心哀心見而天人助之雖欲不勝不可得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道之大復性而足而性之妙見于起居飲食之間耳

聖人指此以示人豈不易知乎人能體此以應物豈
不易行乎然世常患日用而不知知且不能而況行
之乎言者道之筌也事者道之迹也使道可以言盡
則聽言而足矣可以事見則考事而足矣唯言不能
盡事不能見非舍言而求其宗遺事而求其君不可
得也蓋古之聖人無思無爲而有漠然不自然不自
知者存焉此則思慮所不及是以終莫吾知也使爲
衆人所能知亦不足貴矣被褐懷王者聖人外與人
同而中獨異也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之不病
也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道非思慮之所及故不可知然方其未知則非知無
以入也及其既知而存知則病矣故知而不知者上
不知而知者病既不可不知又不可知唯知知爲病
者久而病自去矣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
不厭是以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
去彼取此

夫性自有威高明光大赫然物莫能加此所謂大威
也人常患溺于衆妄畏生死而憚得喪萬物之威雜

然乘之終身惴惴之不暇雖有大威而不自知也苟
誠知之一生死齊得喪坦然無所怖畏則大威燁然
見于前矣性之大可以包絡天地彼不知者以四肢
九竅爲已也守之而不厭是以見不出視聞不出聽
叢然其甚陋也故教之曰無狹其所居彼知之者知
性之大而吾生之狹也則愀然厭之欲脫而不得不
知有厭有慕之方囿于物也故教之曰無厭其所生
夫唯聖人不狹不厭與人同生而與道同居無廣狹
淨穢之辨既不厭生而後知生之無可厭也聖人雖
自知之而不自見雖自愛之而不自貴以眩人惑人
之有厭有慕也厭慕之心未忘則猶有畏也畏去而
後大威至也

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

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
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縶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
失

勇于敢則死勇于不敢則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
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僥倖其或然而
忽其常理夫天道之遠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惡
之所從來哉故雖聖人猶以常爲正其于勇敢未嘗

不難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
難知是以歷陳之不與物爭于一時要于終勝之而
已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應者
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誰召之哉緘然
舒緩若無所營而其謀度非人之所及也世以耳目
觀天見其一曲而不覩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禍惡而
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網之疎而多失也唯能要其終
始而盡其變化然後知其恢恢廣大雖疎而不失也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爲奇者
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而代司殺者殺是
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矣

政煩刑重民無所措手足則常不畏死雖以死懼之
無益也民安于政常樂生畏死然後執其詭異亂羣
者而殺之孰敢不服哉司殺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
詭異亂羣之人恣行于其間則天之所棄也天之所棄而吾殺
之則是天殺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殺而吾自殺之
是代司殺者殺也代大匠斲則傷其手矣代司殺者
殺則及其身矣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
之有爲也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是以

輕死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于貴生

上以有爲導民民亦以有爲應之故事多而難治上以利欲先民民亦爭厚其生故雖死而求利不厭貴生之極必至于輕死惟無以生爲而生自全矣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強大處下柔弱處上

沖氣在焉則體無堅強之病至理在焉則事無堅強之累兵以義勝者非強也強而不義其敗必速木自拱把以上必伐矣物之常理精者在上粗者在下其

精必柔弱其粗必強大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而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成功而不居其不欲見賢邪

張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況天之抑高舉下天無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有道者瞻足萬物而不辭既以爲人已愈有既以予人已愈多非有道者無以堪此爲而恃成而處則賢見于世賢見于世則是以有餘自奉也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彊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正言合道而反俗俗以受垢爲辱受不祥爲殃故也和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于人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夫怨生於妄而妄出于性知性者不見諸妄而又何怨乎今不知除其本而欲和其末故外雖和而內未忘也契之有左右所以爲信而息爭也聖人與人均

有是性人方以妄爲常馳騫于爭奪之場而不知性之未始少妄也是以聖人以其性示人使知除妄以復性待其妄盡而性復未有不廓然自得如右契之合左不待責之而自服也然則雖有大怨懟將渙然冰解知其本非有矣而安用和之彼無德者乃欲人人而通之則亦勞而無功矣徹通也天道無私惟善人則與之契之無私也亦猶是惟合者則得之矣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

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老子生於衰周文勝俗弊將以無爲救之故于書之終言其所志願得小國寡民以試焉而不可得耳民各安其分則小有材者不求用于世什伯人之器則材堪什夫伯夫之長者也事少民朴雖結繩足矣內足而外無所慕故以其所有爲美以其所處爲樂而不復求也民物繁夥而不相求則彼此皆足故也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聖人不積旣以爲人已愈有旣以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信則爲實而已故不必美美則爲觀而已故不必信以善爲主則不求辯以辯爲主則未必善有一以貫之則無所用博博學而日益者未必知道也聖人抱一而已他無所積也然施其所能以爲人推其所有以與人人有盡而一無盡然後知一之爲貴也勢可以利人則可以害人矣力足以爲之則足以爭之矣能利能害而未嘗害能爲能爭而未嘗爭此天與聖人大過人而爲萬物宗者也凡此皆老子之所以爲書與其所以爲道之大略也故于終篇復言之

頽濱先生道德經解卷一終

壬申十月援明鈔本對勘一遍
江安傅忠謨學

題老子道德經後

予年四十有二謫居筠州筠雖小州而多古禪刹四方
遊僧聚焉有道全者住黃蘗山南公之孫也行高而心
通喜從予遊嘗與予談道予告之曰子所談者予于儒
書已得之矣全曰此佛法也儒者何自得之予曰不然
予忝聞道儒者之所無何苦強以誣之顧誠有之而世
莫知耳儒佛之不相通如胡漢之不相諳也子亦何由
而知之全曰試爲我言其略予曰孔子之孫子思子思
之書曰中庸中庸之言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
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非佛法而何顧所
從言之異耳全曰何以言之予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
思惡方云是時也孰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
此言悟入者大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
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
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于其間此非佛法何以
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
予笑曰不然天下固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君臣父
子之間非禮法則亂知禮法而不知道則世之俗儒不
足貴也居山林木食澗飲而心存至道雖爲人天師可
也而以之治世則亂古之聖人中心行道而不毀法而
後可耳全作禮曰此至論也是時予方解老子每出一
章輒以示全全輒嘆曰皆佛說也予居筠五年而北歸
全不久亦化去逮今二十餘年也凡老子解亦時有所
刊定未有不與佛法合者時人無可與語思復見全而
示之故書之老子之末

大觀二年十二月十日子由題

予昔南遷海康與子瞻兄邂逅于藤州相從十餘日語
及平生舊學子瞻謂予子所作詩傳春秋傳古史三書
皆古人所未至惟解老子差若不及予至海康閒居無

事凡所爲書多所更定乃再錄老子書以寄子瞻自是
蒙恩歸北子瞻至毗陵得疾不起逮今十餘年竟不知
此書于子瞻爲可否也政和元年冬得姪邁等所編先
公手澤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卷廢
卷而歎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有此書
則孔老爲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爲二不意老
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然予自居潁川十
年之間于此四書復多所刪改以爲聖人之言非一讀
所能了故每有所得不敢以前說爲定今日以益老自
以爲足矣欲復質之子瞻而不可得言及于此涕泗而

已十二月十一日子由再題

食之於飽一也南人食稻而甘北人食黍而甘此一南
一北者未始相羨也然使兩人者易地而食焉則又未
始相棄也道之於孔老猶稻黍之於南北也足乎此者
雖無羨于彼而顧可棄之哉何也至飽者各足而眞饑
者無擇也蓋嘗北學而食於主人之家矣其初蓋不知
其美也天寒大雨雪三日絕糧七日饑凍困踣望主人
而向往焉主人憐我炊黍餉我信口大嚼未暇辨也徹
案而後問曰豈稻梁也歟奚其有此美也主人笑曰此
黍稷也與稻梁埒且今之黍稷也非有異於向之黍稷

者也惟甚饑故甚美惟甚美故甚飽子今以往更不作
稻梁想不作黍稷想矣予聞之慨然而嘆使予之於道
若今者之望食則孔老暇擇乎自此發憤學道窮日夜
不寢不食而時獲子由老子解於焦弱侯氏解老子者
衆矣而子由最高子由之引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
謂之中夫未發之中萬物之奧宋儒自明道以後遍相
傳授每令門弟子看其氣象爲何如者也子由乃獨得
微言於殘篇斷簡之中宜其善發老子之蘊使五千餘
言爛然如皎日學者斷斷乎不可以一日去手也解成
示道全當道全意寄子瞻又當子瞻意今去子由五百
餘年不意復見此奇特嗟夫亦惟真饑而後能得之也
萬曆二年冬十有二月二十日宏甫題

穎濱老子注余昔年曾收得錢謙齋手寫本以寶藏秘笈本
對勘補正頗闕嗣又得舊寫本以核此刻厘數多而較項南中書
友以明鈔兩冊見字句因命忠兒就此以刻續校之此本分二卷明鈔
通爲一卷此本每章後爲巨明鈔則注在逐句下茲其大異也此本
文字第四十二章末脫注八十三字第五十八章首脫注十七字咸後
明鈔補之其他小異其不能悉記無問問旨也然明鈔字句六處有
奪誤世無宗本傳錄往治應成化閱者擇是而從勿株守一家
可耳壬申小雪節藏園老人記